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第一圈

【下】

[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景黎明 译 田大畏 审定

他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以其作品见证了二十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圈 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五十三章

玛尔非诺的囚犯们,在星期天晚上六点也是要休息的,直到第二天早晨。对囚犯这一令人气愤的工作中断,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因为监狱职工在星期天只上白班,这已成为传统;负责的军官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改变这一传统,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在星期天晚上工作。只有马穆林,那位“戴铁面具的人”不喜欢这些闲散无事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监狱职工全部离开了,所有的囚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人)被关进了牢房,只留下他一人独自在空荡荡的监狱走廊里来回踱步。他走过加了火漆封和铅封的门,或者在脸盆、食橱和床之间进行测量,再次计算他自己牢房的长度。马穆林曾努力想安排七号实验室星期天晚上也干活,可是他没能战胜那些不愿意在监狱大楼里加倍增加卫兵的监狱工作人员的保守势力。

结果,二百八十一名囚犯,无视一切合理的要求,无视监狱劳动规则上的文字条款,厚颜无耻地、无所事事地度过星期天晚上。

不熟悉这种“休息”方式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凶暴的折磨形式。

外面一片漆黑,又逢需要特别警惕的星期日晚上,狱吏们不会允许囚犯在户外散步或者在院子里看电影;向主管的最高当局长达一年的反复报告后,诸如手风琴、吉他、俄国三弦和口琴等,在监狱里也被禁止使用,因为它们的混合音量可能会掩盖在监狱的石基下面挖掘逃跑地道的声音。行动特派员们常通过他们的眼线,时刻注视着囚犯们有否自制笛子或者六孔乐管,即使发现在生活用具上敲敲打打,也会被立刻召到狱长办公室,在他的档案里留下惩戒性记载。至于收音机,甚至连损坏了的留声机,更是不能在牢房里私自拥有了。

囚犯们可以使用图书馆,这是事实。可是,玛尔非诺的行政机构没有购买书籍或书架的资金。鲁宾被提名为监狱图书馆管理员(他本人要求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希望能抓到一些好书),一天,他得到一百多本杂乱的破书,在这堆书里,屠格涅夫的《木木》、斯塔索夫的《书信集》,以及蒙森的《罗马史》都混在里面。他得

到命令让这堆破书在囚犯中传阅。囚犯们或者早已读过这些书,或者不愿读这些书,他们便暗中要求监狱职工中的可信者帮他们从外面带书——这给行动特派员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搜查的好借口。

囚犯们在楼上和楼下拥有十间囚房,一楼和二楼各一条走廊,一道连接一、二楼的狭窄木楼梯,楼梯下有一个盥洗室和厕所。在这个“休息”时间内,囚犯们允许随意躺在床铺上,甚至允许睡觉,只要他们能在喧闹声中睡着;允许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只要他们愿意,甚至还可以只穿着贴身衣裤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允许他们在走廊里自由抽烟,只要他们愿意,甚至在眼线混迹时任其讨论政治问题;允许毫无妨碍地使用盥洗室,只要他们愿意,甚至可以尽兴地解便。任何一个在监狱里长期服刑的人,如果他每天都只有两次可以放风的机会,便都可能充分评价这类极乐和自由的无比珍贵。何况,这种“休息”的真正价值还在于:时间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政府;正因为这个,在这“休息”时间内,你的的确是平静的。

只要沉重的铁门从外面上了锁,这种平静自由的极乐时刻就开始了。再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人要出去,即没有任何一个囚犯被召见或受到搅扰。这可贵的几小时啊!没有任何粗暴的声音和命令式的话语;甚至没有那恶意的一瞥,可以从外面飞进来,损害任何人平静的心灵。囚犯们自在极了,整个外在世界——拥有各种行星的整个宇宙,拥有各种大陆的行星,世界上所有光辉灿烂、华丽壮观的首都——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片漆黑,变成了浩瀚无涯的黑色海洋。从铁窗望去,除了环绕监狱的淡黄色灯光而外,那边,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是,由于国家安全部慷慨的电流供应,里面却是灯光通明。这幢昔日的贵族礼拜堂,四砖半厚的两层楼房,就像一艘沉重的船只,漫无目的地、沉着地在那片人类命运和人类愚笨的黑色海洋中航行,沿着船舷闪着的一道道微弱灯光,映在船周的轨迹上。

在这个难逢的晚上,哪怕月亮会裂成两半,新的造地运动会在乌克兰草原上造出一座大山,日本被大海吞没,地球重新回到蛮荒世界而一片洪水滔滔!可是,被关押在方舟里的这些囚犯们,在早晨点名到来之前,是什么也不会知道的。他们当然也不会收到亲属的电报,接到令人讨厌的电话,被告如婴儿患了白喉,或者夜间谁又遭到了逮捕。

此时,方舟里的漂泊者是与一切绝缘的,他们的思想也可以无拘无束地游荡。他们既不饿也不饱,没有幸福,也没有丧失幸福的烦恼;他们的头脑,不再容纳因工作、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或者是否晋升而产生的忧心忡忡;他们的肩头,不再承受

为孩子们的住宿、燃料、食品和衣服而带来的千斤重担。爱情,这个人类古往今来愉快和痛苦的源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愉快和痛苦的力量。他们的刑期是那样的漫长,以致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愿意考虑他们何时才能被释放。这些具有非凡才智和丰富经验,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忠实于家庭的,以致难以以为一般的友谊而分心。但在这里,这些人都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他们的朋友了。从这个在黑暗中沉着地前进的方舟里,他们被推举到了生命的制高点,很清醒地观察到历史的曲折及其错误的流动;同时,又好像被完全沉没在海底,也能仔细地看见海洋深处的每一个卵石。

在这些难得的星期天的晚上,物质世界的干扰从来不闯进来,男人们的友谊和哲学精神,得以在这幢形状像船的拱形天花板上方盘旋。这也许正是古代所有哲学家曾徒劳地企图描述,并为之界定的那种幸福的境界吧!

第五十四章

在二楼的半圆形房间里,在圣坛上方的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下面,气氛非常活跃,想象容易放纵。

到晚上六点,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二十五个男人都集中在这里。一些人尽快脱下他们那身令人可恨的囚犯皮,穿着内衣在下铺啪嗒躺下,或者像猴子一样爬到上铺去;也有另一些人,甚至连工作服都不脱,就和衣倒在了床上。有人站在上铺,挥舞着手臂,对着同伴喊叫;但更多的人,却安静地坐下,清理东西,期待着这空闲的数小时将出现的愉快,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充分利用这些空闲时间才算最好。

伊萨克·卡干就属于后面这种人。他矮小,皮肤黑,头发蓬松。人们称他是这间“群居室的室长”。对他来说,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黑暗、通风设备极差的地下室工作十四小时以后,走进这所明亮、宽敞的房间总是感到特别愉快。不过,即使在地下室干活,他也感到满意。他常说,在劳改营里他也许早就死了。有些人喜欢夸他们在劳改营的生活如何具有冒险情趣,但他却不是这种人。

伊萨克·卡干曾经学过工程学,但从未获得学位。被捕前,他负责一家工厂的仓库。在那英雄辈出的年代里,他努力过着一种平安的生活,避免受到伤害。他估计,作为一名不引人注目的仓库管理员,便可以安全地在适当时候取得一些成功。的确,在见物不见人的独处生活中,他强烈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而已:怎样挣钱。他对政治毫不感兴趣,只坚持他的宗教戒律,甚至在仓库里,他也要奉守安息日。然而,天知道什么原因,国家安全部决定把卡干招收为秘密工作人员。他们开始纠缠他,把他拉到他们的秘密碰头地点等等。卡干对这感到厌恶,可是他既缺乏勇气又没有坦率的性格(谁有呢?)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们这一卑鄙的提议。他只是坐在椅子上烦躁不安,咕哝着一些含混不清的话,竭尽全力敷衍,以至实际上从未签过为他们工作的协约。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告密的能力:假若是举报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他不会受到任何良心的责备;可是,要举报那些对他友好的人,或

者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这使他不安。

他的顽固使安全部当局万分恼怒,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机会出现在——也许是预谋的——卡干仓库里的一次谈话中:一个男人抱怨工具的质量,别的人便跟着对一般的生活品供应和国家计划发起牢骚来。卡干什么话也没说,只顾用他那支化学铅笔继续开发票。然而,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快就报告到了国家安全部——假如他们不是事先就知道这件事的话——凡是参与这次谈话的人都奉命互相揭发。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十款,每一个人都被判了十年徒刑。卡干与别的人一起五次被带到国家安全部,与他们对质的结果,都证明他当时没有说话。假若第五十八条没有包罗万象,从道理上讲就不能不放过他,但国家安全部从第十二款找到了依据。按照第十二款之规定,凡是没有向当局揭发违犯第五十八条其他章节的人当与违犯者同罪。于是,卡干也被判了十年。

多亏他的聪明机智,他才设法使自己从一个劳改营押解到了玛尔非诺。不知何故,他在一间牢房当清洁工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将被解除,他被派去砍树。在这厄运降临之时,他及时地给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政府给他机会,他保证设计出一种鱼雷艇无线电操纵装置。他的花招起作用了。如果卡干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吁请怜悯,没有人会流一滴眼泪;但他主动提出发明一种非常重要的军事设备,他的申请立即使他来到了莫斯科的玛尔非诺。

曾有好几名身穿安全部制服的官员召见了,渴望他立即开始把他大胆的想法付诸实践。可是,来到特种监狱吃的是奶油面包,卡干一点也不着急了。他泰然自若地说,既然他本人不是研究鱼雷的专家,他自然要求得到一位鱼雷专家的帮助;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找来了一名精通鱼雷的囚犯。接着,卡干又提出一条合理的要求,既然他本人不是一名造船工程师,他自然也需要这方面的特殊帮助;又过了两个月,他们给他找来了一名精通工程技术的囚犯。然后,卡干又叹气说,无线电也不全是他的特长;好在玛尔非诺有的是无线电工程师,其中一名便被选派给了卡干。于是,卡干把他的队伍召集起来,用一种使人不可能怀疑他在愚弄人的语调沉着地说:“好啦,朋友们——既然像这样被召到一起,你们完全能够依靠你们共同的努力,设计出一个鱼雷艇无线电操纵装置。干涉或者给像你们这样熟悉自己专业的人提建议,不是我干的事。”结果——你瞧,那三名专家被送到另一座特种监狱给海军干活去了,而卡干却继续在玛尔非诺。在这里,他利用赢得的时间,找到了个管理蓄电池室的工作。大家也跟他搞熟了。

此刻,卡干正在与列夫·鲁宾拌嘴,但他们相距较远,躺在铺上的鲁宾无法同

他挥拳踢脚。

“列夫，”卡干用他那不慌不忙、暧昧不明的口吻说，“你显然正在丧失社会责任感。大伙儿都渴望娱乐，只有你才具有这类能耐——而你却在埋头看书！”

“滚你的蛋！”鲁宾回敬道。他翻过身来趴在铺上继续看书，身上仍然穿着工作服，肩头盖着从劳改营里带来的暖和的棉袄。他和索洛格金两床之间的那扇窗户，用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书撑住，开了一条缝。一股新鲜空气泄进来，伴着令人舒适的带雪的寒意。

“咦！我是认真的，列夫！”卡干坚持道，“大家都渴望再听到你那首《乌鸦和狐狸》的表演——它真的妙极了！”

“那么后来是谁去告我的密的？哼！我打赌，准是你！”鲁宾对他厉声地说。

上一个星期天晚上，为了使大家娱乐，鲁宾把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改编成滑稽性讽刺作品给大家朗诵，里面充满了监狱里的俚语和低级趣味的表现。囚犯们要求他重演了五次，并把他举到他们的肩头作为对他的感谢。可是，星期一西金少校把他召去，指责他“腐蚀了‘人民敌人’的道德”；还从证人那里带来了证词，迫使鲁宾交出改编后的原稿，并写出详细说明。

今天午饭后，鲁宾在专为他提供的新房间里工作了两小时。从电话录音上，他已听出了他们想辨认的那个人的话语特色，并把这些特色馈入了可见语言装置里，然后把湿条带提起晾干。他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但当他注意到他们离开房间时，斯莫洛西多夫把一张封条贴在门上，使他对这项工作顿时大倒其胃口，失去了信心。之后，他又与别的囚犯一道回到了半圆形房间——就像回到村庄的一群牲口。

像往常一样，在他的枕头下面，在他的床垫子下面，在他的床铺下面，以及在他放食物的小橱里，总是有五六本非常有趣的书——这些书是用包裹给他寄来的。“有趣”，那只是对他一人而言，因此这些书从来不怕被人偷窃。它们是中—法、拉脱维亚—匈牙利语和俄—梵文字典；另有恰佩克的《大战鲑鱼》、一本日本进步作家的短篇集、海明威的英文原版《丧钟为谁而鸣》（他们已停止翻译海明威的作品，据说他不再是进步作家了）；两篇论百科全书派的专题论文、斯蒂芬·茨威格用德文著的《约瑟夫·福煦》^①，及厄普顿·辛克莱著的一些小说（都还未译

^① 约瑟夫·福煦：1759—1820，法国警察首脑，曾任法国执政府和拿破仑的警察总监（1799—1802，1804—1810），执掌法国谍报网。1804年侦破了反拿破仑的卡杜达尔阴谋案（卡杜达尔为法国保皇党领袖），由他建立了无情的警察统治机构。

成俄语)。鲁宾需要这些字典,因为两年来他一直根据恩格斯和尼古拉·马尔的语言学精神从事着一项宏大的计划——证明所有语言中的所有词,都起源于“手”和“工作”的词根。他一点也不知道,前一个夜晚,“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已经在马尔的头上举起了那意识形态的断头刀。

世界上的优秀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鲁宾如此渴望读完所有这些书,以至于找不到时间自己写一本书。此刻,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准备一直读到第二天凌晨,把在漫长的白天已有的劳累和第二天早晨又将重新开始的劳累全忘到了脑后。但鲁宾对辩论和演说的爱好在夜里也特别强烈,他不需要什么鼓励就会在同狱囚犯们面前显示他的才能。在囚犯中有一些不信任鲁宾的人,由于鲁宾从不掩饰他具有正统色彩的观点,他们把他看成一名眼线;但即使是不信任鲁宾的人也没有哪一位不欣赏他聪明得体的即席创作。

他上次用俚语演出的《乌鸦和狐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房间里的许多人也跟着卡干吵吵闹闹地要求他演出一场新戏。长着胡须的鲁宾阴郁地坐起来,就像从一个洞里爬出来似的爬出了床铺。每一名囚犯都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干的事,准备倾听。只有上铺的德沃耶焦索夫继续修剪他的脚指甲,让修剪下来的皮屑和指甲满天飞;还有躺在毛毯下面的阿布拉姆松没有翻过身来,在继续看他的书。其他房间的囚犯也拥到门口。他们中间那位戴着角质架眼镜的阿曼泰·布拉托夫,正在用刺耳的声音高喊:“请表演吧!请表演吧!”

鲁宾一点也不想和这些人逗趣,因为他们中颇有一些嘲讽他的坚定信仰的人;况且,他也知道,他的每一个新的表演只会在第二天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他将被拉出去受到西金或者米辛的责问。可是,鲁宾是属于那种为了陶醉于语言的魅力,宁愿牺牲一切的谚语式的人物。他皱起眉头,一本正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平静地说:

“同志们!你们如此吵吵闹闹的无聊举动,令我吃惊!当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厚颜无耻的罪犯混迹其间时,我们怎么能沉迷于什么表演呢?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制度,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繁荣兴旺。我认为,我们今天晚上应该以一场小小的审判作为开幕戏。”

“说得好!说得好!”

“我们审判谁呢?”

“谁都行!谁在乎这个呢?”很多人齐声喊叫。

“好主意!”索洛格金也鼓励地说,并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他感到今天晚

上的休息是他花力气挣来的，这样的感觉从前没有，因此他希望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得到满足。

卡干一下意识到，他发动的这次玩笑眼看着将要失控。于是，他立即警觉地谨慎起来，退回他的铺位，坐下来。

“依靠活动本身的进展过程，才能确定应该审判谁。”鲁宾解释道。他还没有决定谁是被审判者。“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来当检察官，因为这个职务一直都在我内心激起非常特殊的感情。（玛尔非诺的人都知道，鲁宾一直受到仅从个人立场出发而怀恨他的一些检察官的为难。近五年来，他一直徒劳地盘算着向全苏和最高军事检察院上诉。）格列布！你来当法官，再选出三名陪审员——应具有公正、客观的品格——换句话说，大家随时准备服从你这位法官大人的意志。”

格列布·涅尔仁把鞋子踢脱在地板上，也在他的床铺上坐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与娜佳相见而产生的激动的精神状态，已开始让位于他平常与这个熟悉的监狱世界混为一体的感情；而且鉴于与鲁宾的友情他很容易响应列夫·鲁宾的邀请。他移到床铺边缘，把脚伸出床的木栏，从这个有利的地位开始讲话，好像是从法庭里的法官席上讲话似的：

“好啦，到这里来。任何想当陪审员的人，请过来！”

房间里的多数囚犯都只是想听听“审判”取乐而已。或者是出于谨慎或者是怕出洋相，没有人自告奋勇乐于充当“陪审团”成员。与涅尔仁相邻的上铺，泽梅利亚正躺着准备重新阅读晨报。涅尔仁伸手去抢过报纸：

“读报时间该结束了，不小心，你会接受那些与你身份不合的思想的。坐起来吧，参加陪审团！”

接着，响起一阵鼓掌声。

“来吧，泽梅利亚，来吧！”

泽梅利亚是一个很难说“不”字的软心肠的人。他尴尬地微笑着，把他变秃的头伸过床栏，说：

“被人民挑选出来，是我的莫大荣誉！但我对法律一无所知，还真干不了这事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在一阵“我们也干不了”的喝彩声中，泽梅利亚终于被“选”为陪审团成员。

在涅尔仁的另一边，躺着卢斯卡·多罗宁。他已脱了衣服，整个身子都包裹在毛毯里，头上盖着枕头，以避免由于幸福而涨红的脸叫人瞧见。他不想听也不

想看。因为躺在床上的只是他的身躯；他的灵魂已经出窍，此刻正伴随着回家途中的克拉拉。他们分别之前，她做了一只准备挂在新年树上的小铁丝篮，悄悄地送给了卢斯卡。他现在正躲在毛毯里，贴着这只篮子亲吻。

涅尔仁看出，要打扰他是无用的，于是环顾四周，寻找第二个候选人。

“阿曼泰！阿曼泰！”他对布拉托夫叫道，“你参加陪审团，怎么样？”

布拉托夫的眼镜淘气似的闪着光。

“可以。但上面已没有位置了，我就留在下面，充当法庭传达员，好吗？”

已经给阿布拉姆松以及另外两个人剃了头的霍洛布罗夫，此刻正在照料一个新“顾客”（这位“顾客”把衣服脱到腰部，以防止发屑掉进衬衣里跟他捣乱），他从房间中央喊叫起来：

“为什么还要一个陪审员？审判不是已经准备就绪了吗？就这样干下去好啦！”

“你说得对，”涅尔仁说，“不再增加别的陪审员也能工作。是呀，谁愿意多一个寄生虫呢！可是，被告在哪里？把被告带出来！法庭请求安静！”

他用他的长烟嘴敲着床铺，房间里的谈话声停止了。

“请赶快开审吧！”囚犯中七嘴八舌地提出要求；一些坐着，另一些站着。

涅尔仁下铺的波塔波夫坐着，以一种悲壮的声调吟诵起来：

“即使我要升天堂，你会在那里；即使我要下地狱，你会在那里。是的，即使我要沉入海底，你的右手也会向我伸来！”（波塔波夫岁数较大，在革命前的中学里学过神学。他具有一名经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的头脑，能记住正教教义问答集的经句。）

传来一阵汤匙在杯里搅动糖块的丁当声——这声音来自泽梅利亚的下铺。

“瓦连京！”涅尔仁严厉地说，“告诉你有多少次啦，不要把汤匙摇得丁当响！”

“让他受审！”布拉托夫大嚷。好几双手自愿地把瓦连京·普梁契科夫从半黑暗的下铺拖到房子中央。

“别胡闹了！”普梁契科夫猛烈地挣扎，“检察长和审判都使我恶心！谁有权力审判？开什么玩笑！我看不起你！”他对着涅尔仁吼叫。

涅尔仁已经组成法庭，鲁宾也把一切准备妥当。鲁宾想到自己的发明创造，深褐色的眼睛闪着愉快的光。他挥了一下手，命令放开普梁契科夫。

“放开他！由于热爱绝对正义，他将成为官方指定的被告辩护人。给他一把椅子！”

在这类游戏中,总有一个不易把握的分寸,或者变得粗俗无礼,或者突然卡壳。鲁宾把一床毛毯披在肩上,就像披着一件法官服。然后穿着袜子爬到一个橱柜上面,对审判长说:“正义之国的法官阁下,眼下被告拒绝出庭,因此法庭将实施缺席审判。我请求你们,立即开庭!”

那位姜黄色络腮胡子的男人——斯皮里东,站在门口的人群中。他智慧的起皱的松软面颊上,流露出十分迷人的表情——既严峻又亲切。他皱着眉头在旁观。

斯皮里东后面是切尔诺夫教授,他头上戴着一顶羊毛线帽子,优雅的长脸微微流露出一点怒气。

涅尔仁用一种刺耳的声音宣布:

“同志们,请注意!我特此宣布,玛尔非诺军事法庭现在开庭。我们将听审——”

“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一案。”^①检察官提示。

涅尔仁接过这个主意,以带鼻音的单调的声音装着像宣读开庭词似的说:

“现在审理北诺夫戈罗德及普季弗利公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一案,被告生于……大约……见鬼,秘书,为什么写成大约?……肃静!鉴于本法院无起诉意见书文本,起诉意见书改由检察官宣读。”

^① 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151—1201,北诺夫戈罗德公。1185年出征波洛伏齐人,战败。伊戈尔是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115)的后代,故称奥列格维奇。

第五十五章

鲁宾非常流利地开始他的讲演，确实像在宣读起诉书——鲁宾被审判过四次，对所有的法律措辞都了如指掌。

“起诉意见书 5000000/3651974 号。国家安全机关对被告人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向检察院提出以下起诉意见：

“现查明，身为光荣俄军王公衔将领、担任义勇兵团^①指挥员职务的奥列格维奇，原系一名卑鄙的祖国叛徒。其叛国事实表现于其自愿投降，做了我国人民死敌——康察克汗的俘虏，此外，还将其子弗拉基米尔·伊戈列维奇，其兄弟及侄儿，以及义勇兵团全体官兵连同武器装备及业已入账的全部物资，奉送给敌人。

“其叛国事实还表现于其从一开始就上了反动教会有意安排的挑拨性日蚀的圈套，在出发‘誓以盃头饮尽顿河水’的义勇兵团中没有带头进行群众性思想工作——至于尚未实行两次加氯净化之前的那些年代顿河水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问题，就不用说了。……

“北诺夫戈罗德—库尔斯克—普季弗利—雷里斯克联合义勇兵团的失败对我们祖国的危害作用，可用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话做出最好的说明：

上帝本让我们清除丑类，
但未能阻止年幼的轻率……

（预审卷宗，卷 1，88 页）

“然而天真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由于其阶级的盲目性）的错误在于，他将整个出征的组织不完善以及俄军力量的分散仅仅归咎于被告的‘年轻’，他不理解，这是一件早有预谋的背叛。

^① 义勇兵团：古罗斯王公的军队。

“被告本人虽已逃脱了预审和公审,但证人亚历山大·波尔菲里耶维奇·鲍罗廷^①以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以下称为‘远征记作者’的证人,以确凿的证词揭露了伊·斯·奥列格维奇王公在决战时刻所起的恶劣作用,他接受这次决战是在对俄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

羽箭趁着风势,
朝伊戈尔的军队射来……

也是不利的战术条件下:
敌人从四面逼近,
将我军团团围住……

(预审卷宗,卷1,123、124页,‘远征记作者’证词)

“同时还揭露了被告及其王公狗崽子被俘期间的恶劣表现。他们两人在所谓被俘期间享受之生活待遇表明,他们极受康察克汗的恩宠,这在客观上是波洛伏齐人^②为他们拱手交出由他们统帅的义勇兵团而给予的奖赏。

“例如,根据证人鲍罗廷的证词查明,在被俘期间,伊戈尔王公拥有个人的马匹,而且还可以在众多的马匹中再选择一匹:

任你挑选你喜欢的马。

(同上。卷1,233页)

“此时,康察克汗对伊戈尔公说:

你总认为你是这里的俘虏,

^① 亚历山大·波尔菲里耶维奇·鲍罗廷:1833—1887,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作曲家,写出歌剧《伊戈尔王》初稿,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完成。其他著名的作品还有《第二交响曲》、《第二交响曲》,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未完成交响曲》。

^② 波洛伏齐人:据歌剧《伊戈尔王》剧情介绍,在古俄罗斯的布基弗尔城,伊戈尔王和王子弗拉基米尔率军抵抗入侵的波洛伏齐人,不幸战败被俘。波洛伏齐人的首领康察克汗向被俘的伊戈尔王待之以礼,劝其归顺,但伊戈尔王坚决拒绝。劝降遭到拒绝后,康察克汗命女奴向伊戈尔王献舞,边舞边唱,以动摇伊戈尔王坚定不屈的意志。后来伊戈尔王设法逃回了祖国。

难道你生活得像个俘虏，
而不像我的贵客？

（同上。卷 1,281 页）

“还有：

你得承认，难道俘虏能像这样生活？

（同上。卷 1,300 页）

“波洛伏齐的可汗对他与这个叛徒王公关系的寡廉鲜耻性质直言不讳：

由于你的勇敢和大胆，
王公，我对你产生了爱意。

（预审卷宗，卷 2,5 页）

“进一步细致的侦查发现，这种可耻的关系在卡亚拉河决战之前很久就已存在：

我一向就喜欢你

（同上。14 页，鲍罗廷证词）

“进而还有：

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而愿做你的忠实的同盟者，
忠实的朋友，你的兄弟……

（同上）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认定：被告人是可汗康察克的积极帮凶，长期充当波洛伏齐的代理人和间谍。

“综上所述，被告人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151 年出生，

基辅市人，俄罗斯族，无党派，无前科，苏联公民，专长军事将领，曾任义勇兵团王公銜指挥员。曾获一级瓦兰吉亚勋章，红太阳勋章，金盾奖章，犯有下列罪行：

“情节恶劣之叛国罪，合并破坏罪，间谍罪，与波洛伏齐可汗政府多年勾结罪，即触犯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乙项，第五十八条第六款，第五十八条第九款，第五十八条第十一款之规定。

“对上述犯罪事实，奥列格维奇均已供认不讳，且由证人证词、史诗及歌剧证实。

“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特将本案移请检察院审查，依法起诉。”

鲁宾的起诉暂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环顾着大家。他完全陶醉在他丰富的想象中，以至于还没有完全中止那些起诉的意思；何况，他还受到从床铺到门口发出的哄笑声的怂恿。但是，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在几个眼线和一两个不怀好意的人面前，他本来并不想走得这么远。

斯皮里东——他的前额、耳朵和脖子上杂乱地长出许多粗糙、微红的白发——一次也没有笑过。他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旁观。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古昔的这位被俘虏的王子，但这熟悉的法庭气氛和检察官的独断自信，使他回忆起他本人所经历的一切。他的直觉是检察官所有的论证是如此偏颇，而这位可怜的王公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由于被告缺席，由于无须询问证人，”涅尔仁用同样一板一眼的鼻音宣告，“我们将进行法庭辩论。并请检察官继续起诉。”

他斜着瞥了泽梅利亚一眼。

“当然，当然了。”这位陪审员像平时一样殷勤地点头。

“法官同志们，”鲁宾开始他阴沉的结束语，“对这一系列可怕的指控，对这些已经在你们眼前阐明了的复杂而卑鄙的罪行，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但是，有些问题却需要加以评论。首先，我想坚决批驳认为伤员有当俘虏的道德权利的这一流行的腐朽观点。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同志们！特别是对于伊戈尔。试问，现在，过了七百六十五年以后，谁能证明他在战场上受了伤？主治军医签名的有关证明在哪里？至少本案卷宗中没有见过这类文件，法官同志们！……”

阿曼泰·布拉托夫摘下了眼镜。从不戴眼镜的那双通常明亮欢乐的眼睛里，呈现出忧伤的神情。他、普梁契科夫、波塔波夫以及许多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因“叛国罪”而被关进监狱。理由正是他们“蓄意”向德国人投降。

“其次，”检察官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强调一下，被告在波洛伏齐集中营的行为也具有叛国性质。伊戈尔王公想着的不是祖国，而是他的妻子。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你独自一人，我的心肝，
你独自一人……

“假如我们分析他的动机，他这一感情的爆发也许是可以理解的：雅罗斯拉美娜是他的第二夫人；一个年轻的女人，这种娘儿们本来就不大靠得住。但，无论如何，事实上，我们仍可以指控伊戈尔王公是一个只关心拯救他自己和妻子的利己主义者！我问你们——波洛伏齐人为谁表演舞蹈？为他！同时，他的卑劣的狗崽子与可汗的女儿马上就发生了性关系，尽管苏维埃的公民绝对禁止与外国人通婚。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发生在苏联与波洛伏齐关系极其紧张的时刻，当——”

“请原谅，”头发蓬松的卡干坐在床铺上打断检察官的话，“检察官怎么知道，当时的罗斯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

“法警！把这个外国特务带走！”涅尔仁用拳头重捶桌子，可是在布拉托夫移动之前，鲁宾已轻而易举地驳回了卡干的攻击言论。

“请允许我回答这个问题。对材料辩证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的确的确是这么回事。我引用下列这行诗：

红旗在普季弗利上空飘扬。

“这肯定足够清楚了吧？光荣的弗拉基米尔·加利茨基王公，即普季弗利区兵役局局长，集合了一支民兵保卫故乡——而这个时候伊戈尔王公在干什么呢？他正用眼睛盯着波洛伏齐姑娘的裸腿！我想，我们都会同意看裸腿是消磨时光的一种十分愉快的方式；但是，康察克汗让他从美人中随意挑选一个，为什么伊戈尔王公又不干呢？在座的有谁相信一个男人会甘愿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女人呢？这里，我们有被告严重玩世不恭的证据，这些证据所揭露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所谓‘逃出囚禁’以及‘自愿回国’都是大骗局！谁能相信，一个可以任意挑选黄金、马匹和美女的人，会放弃这一切而逃跑并自愿回国呢？这怎么可能呢？”